

## 徽州名实嬗变模因考

谭勇

西南林业大学，云南昆明，650224

**摘要：**地名的更迭与行政区划密切相关，徽州名实的嬗变深刻地反映了当地文化的赓续。本文借助模因论的相关理论来探究作为地名“徽州”的名实嬗变文化现象，揭示影响其变化的模因，并结合新时期公共管理政策和趋势对徽州名实的回归提出相应解决策略，并探究模因在区域问题研究中的途径和意义。

**关键词：**徽州；模因论；地名嬗变

**Abstract:** The change of toponym is closely related to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Huizhou's name and reality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continuation of local cultu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em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oponymical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Huizhou in Anhui Province, analyses the nature memes in the evolution, and proposes the name's recovery strategies in memetic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relative public management policies, so as to unveil the memetic approaches and significance of local area studies.

**Keywords:** Huizhou (Anhui Province); Memetics; Toponymical transformation

Received: January 15, 2026

Revised: February 6, 2026

Accepted: February 10, 2026

Published: February 13, 2026

**Copyright:**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 1. 巍巍徽州，其名壮哉

古徽州地区旧称新安，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宣布改歙州为徽州，府治所在为歙县（徽城镇为府县同城），自此历宋元明清四代，统一府六县（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此为徽州作为地名之肇始（如图一所示）。

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处的原徽州地区历史可由歙县等地出土文物追溯到5000多年前，历经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等多个朝代至宋宣和年

间平歙州人方腊起义而改歙州为徽州，直到辛亥革命结束（1911年），徽州作为州府名称延续了近800年始终未曾改变。

1912年裁府留县，徽州地区各县直属安徽省。1934年婺源被划入江西省，并因此引起了持续20个月的婺源回皖运动。1947年婺源在持续抗争中回归安徽省。1949年婺源县和江西省同属于解放军四野，为了便于管理，将婺源划入江西省。1961年重设徽州专区，并纳入了太平县。1971年改徽州专区为徽州地区。为推动黄山的旅游发展，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划歙县黄山乡、石台县广阳乡和太平县建立县级黄山市，由安徽省直辖。1987年国务院撤销徽州地区、县级屯溪市和县级黄山市，设立地级黄山市，将县级屯溪市改为屯溪区，原歙县管辖的岩寺区改为县级徽州区，原县级黄山市改为黄山区，绩溪县、旌德县划归宣城地区。1988年地级黄山市（管辖屯溪区、徽州区、黄山区、歙县、休宁县、祁门县、黟县）正式成立。<sup>[1]</sup>同时也意味着“徽州”作为地名正式告别历史舞台。



图1 古徽州区域地理形势图

图片来源：卢松，张小军，张业臣. 徽州传统村落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 2018, 38(10): 1690-1698

然而，原徽州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人文风物、历史遗产在中国古代区域文化中独树一帜。青山秀水，笔墨纸砚，灰瓦白墙成为了徽州人的记忆中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特别是明清时期由徽州六县商人形成的徽商逐鹿中国商界500余年，形成了“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的历史风潮，不仅将特产带出徽州，也将徽州的名号影响到了全国。安徽的省名也是于清朝康熙六

年（1667年）择徽州赫赫大名的首字而命名。时至今日，徽州文化与藏文化、敦煌文化并称中国三大地域文化，并成为现代中国地域研究的显学。

## 2. 生态模因，文化转向

模因论是用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进化论来阐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其中心术语是模因(meme)，其核心概念是模仿，模因的传递和传播就是以模仿方式进行。此术语首次出现在英国新达尔文主义倡导者、牛津大学教授 Richard Dawkins 于 1976 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中，从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基因概念引入模因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文化信息传播的单位，囊括了所有不断得到复制和传播的语言、文化习俗、观念以至社会行为，从而阐释文化的进化及传播<sup>[2]</sup>。

简而言之，模因即为文化的基因。一旦文化的模因形成，则会通过人类行为和活动进行复制和传播。同时，在模因的传播中，独特的文化也会完成传输任务并进行复制。徽州之名不仅深深地印刻于当地自然风貌（黄山、徽州古村落）、人文风物（徽剧、徽州文书、新安画派、中国唯一以地域命名的联合国非遗项目——徽派建筑），还通过徽州人的外出活动（“纵横欧亚九千里”的徽商、徽帮等）及徽州特产（茶、徽菜、文房四宝、徽州三雕）的外销而名声远播，赓续至今。本文探讨的模因为被当下行政区划割裂后仍然存在和带来徽州影响的文化基因。

## 3. 文化基因，徽州记忆

### 3.1. 地域模因

古徽州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江南丘陵地区，位于钱塘江上游，浙西皖南赣北交界地区。且地处黄山山脉与天目山脉之间，经新安江东抵杭州，与浙西的金衢严三州唇齿相依，自古为徽商的主要商道，风光秀美，山水人文交相辉映，粉墙黛瓦的江南徽派建筑也与之相得益彰。这些自然风光印射在无数文人骚客的水墨丹青和诗词歌赋之中，成为千古传颂的佳话；并将古徽州一府六县（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如图二所示）的地理区划印象永远地刻在了受众的脑海和意识之中。



图2 古徽州一府六县区划图

徽州号称“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境内群峰参天，山丘屏列，岭谷交错，有深山、山谷，也有盆地、平原，波流清沏，溪水回环，到处清荣峻茂，水秀山灵，宛如一幅风景优美的天然图画，也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历代文人墨客均对徽州山水赞叹尤佳。花木同气，山水一脉，一府六县共同组成了徽州地域概念在文化传播中的地域模因。

### 3.2. 民俗模因

徽州民俗独特，尤以木、石、砖三雕最为出名，被誉为“徽州三绝”。尤为难得的是“三绝”从不置于庙堂之高，而几乎在徽州古民居随处可以找到，它们见诸于门坊、门罩、漏窗上的雕刻，几乎每一户都不雷同；在窗槛、裙板、窗扇、斜撑等处，这些雕刻则更为精美。在著名的西递村落一户民居的天井中，十二个门扇上雕刻着二十四孝图，精细考究地讲述做人的道理，也可见孝行在徽州民俗的重视程度和社会价值。

徽州古民居也是古徽州民俗的集大成者，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分布广泛。在徽州地界千数以上的大村小庄中，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值得研究的古民居。其数量之多，风格之美，意蕴之深，使徽州民居的建筑艺术在民居中登峰造极。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孕育了鲜明的民俗特色，这些特色无疑是徽州难以被忘记的民俗模因。

独特的文化使得文化部于 2008 年批准设立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开展跨省文化生态保护的保护区，其范围为安徽省黄山市的全境，安徽省绩溪县，江西省婺源县，暨古徽州地界。

地区方言是联系当地人民最为自然的交流工具，徽州方言颇具特色，是一种与普通话差别很大的土语群，而一府六县分别独有歙县话、绩溪话、休宁话、黟县话、祁门话、婺源话六类方言区。各方言区内的方言又互相有差异。明嘉靖《徽州府志》载：“六邑之语不能相通，非若吴人，其方言大抵相类也。”<sup>[3]</sup>徽州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这是造成“隔山”土话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加上徽州处于皖、浙、赣三省边境，各种方言土语易于渗透，尤其是徽商往来的频繁，给徽州方言的形成带来了复杂的影响。方言的丰富性也大大拓展了民俗的传播的多样性。

### 3.3. 风水模因

风水是传统中国道家世界观在现实世界的运用，特别强调环境的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徽州正是中国风水最贴切的现实模板，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认为通过调整居住环境可以改善人的运势。徽州地区自古深受风水学说的影响，将风水观念融入到日常生活和建筑之中。

古徽州东西南北各有一座山，西边黟山就是天下第一山——黄山（最高峰莲花峰海拔 1860 米），东边的白际山脉即歙县的发祥地（主峰搁船尖海拔 1481 米）此黑白两山，属龙飞凤舞，形成黑白徽州的格局；另外北方为障山（主峰清凉峰海拔 1787 米），南边是祁门县境内的牯牛降（海拔 1728 米），虎踞龙盘，峰峦峻峭，重岩叠嶂，瑰丽神奇。形成了符合风水学中关于最佳人居环境的描述，物华天宝，风水宝地也滋养风流人物无数。历史上诸多先哲圣人视徽州为自己永恒的精神家园，并发展了与徽州不无关联的相关学说，如朱熹与新安理学、戴震与徽派朴学、胡适与徽州文学、陶行知与知行教育。在此意义上，徽州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理念正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区域化典型范例。



图3 古徽州风水祖山形势图

图片来源：鲁晓敏. 徽州村落风水的“理想国” [J].中华遗产,2015,12(5)

### 3.4. 乡愁模因

乡愁是人类对出生地域和身份认同的一种可以永恒寄托的思念之情。这也是地域文化潜移默化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重要模因。徽州自古是中国人口外出流动的主要地区，尤其是徽商遍天下的状况让这种意识传播得更远，也是很多漂泊在外徽州后代进行寻根之旅的动机。寻找乡愁模因在现实徽州地界的投射也是触发寻根之旅的动力。徽州之名虽不到千年，但被废弃多年后仍然被人念念不忘，历久弥新，充分说明徽州文化的乡愁模因强大而隐忍，并在各种回忆、纪念、探寻的过程中进行有效复制，成功地完成了传承徽文化历史和传统的重任。

## 4. 历史分合，徽州永存

作为一府六县的整体，徽州存在了近 900 年，这也是徽州地域文化发展最为壮观的时期。在此期间，徽州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徽州文化也达到了鼎盛时期。近代民国后期，从婺源划归江西开始，徽州的地域模因的完整性逐渐被剥离；之后，绩溪被划归同属安徽的宣城进行管理。具有标志性的名实分离发生在 1987 年，为促进大黄山地区旅游的发展，国务院批准黄山和古徽州地界共同组建成为黄山市，至此徽州的名与实已不再对应，从行政意义上完全剥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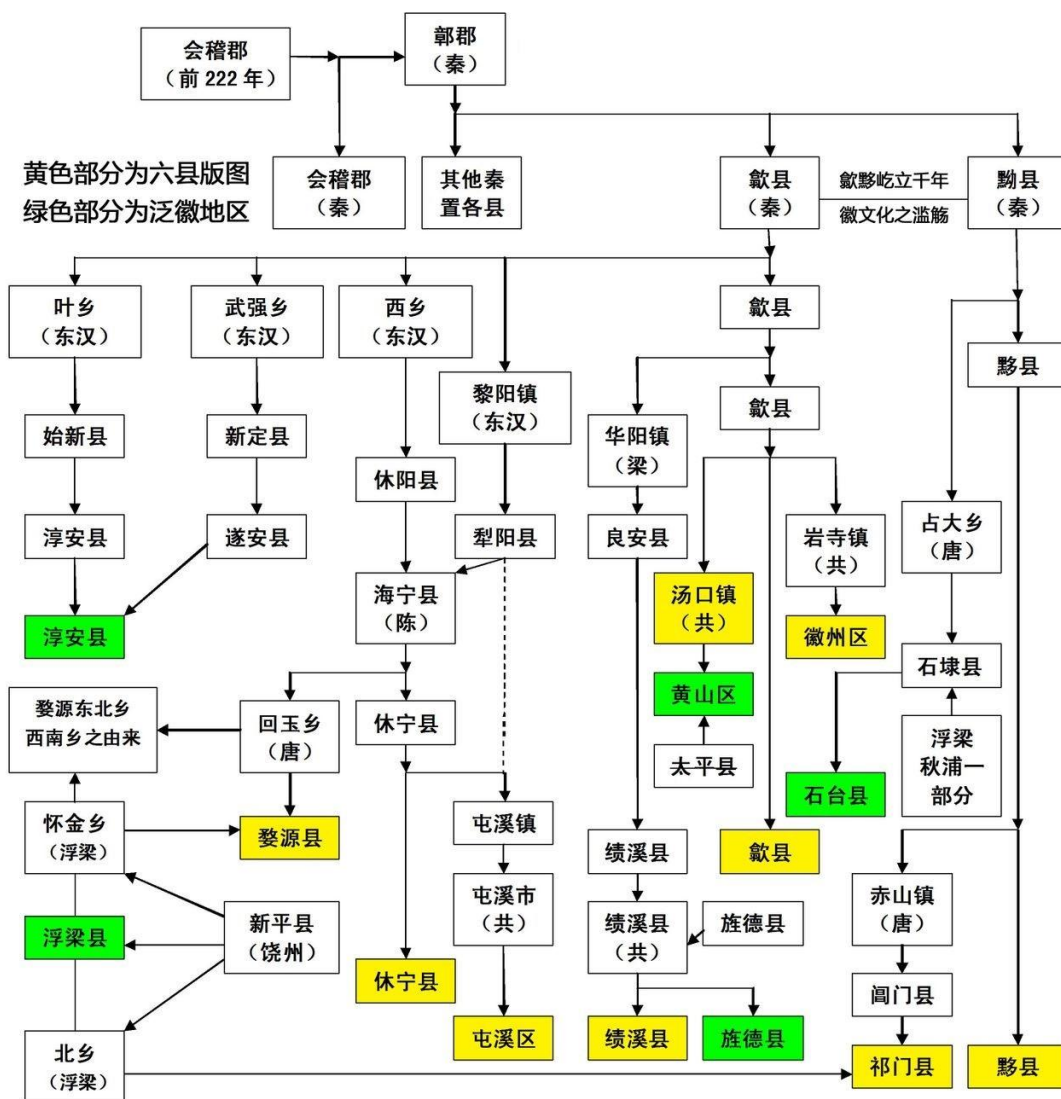


图 4 古徽州一府六县及泛徽州地区区划嬗变

黄山市的成立为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不俗的外部公共环境，让黄山的名气真正走向了世界。与此同时，黄山市的成立也从客观上完全剥离了徽州历史上形成的地域模因。古徽州地界却难容“徽州”之名导致了当下徽州“名不存形已亡”的尴尬：徽州之名只能铭刻于宗谱的记录和人们的印象之中；徽州之名散见于民俗工艺、古村落民居、历史文献；已划入江西的婺源甚至在文旅宣传中宣称保存了最地道的“徽州”。徽州，已成为浓浓记忆中的乡愁，同时作为概念的徽州传播仅仅只剩下乡愁模因。

### 5. 家乡?故乡?徽州难离

徽州名实之错位，让徽州从此成为历史概念，曾经徽州人的地域身份一夜间被改弦易辙。让人感慨此徽州非彼徽州，从此梦里寻徽州。徽州已成为徽州人集体记忆中的故乡，徽州从此与实际地域区划割裂，只能存在于人们

的相互传颂之中。徽州被原在地界之外的黄山之名取代，确实让泛徽州地域在旅游的大潮中获益良多；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古徽州地域的社会环境在客观上有所变化，但基于共性的自然环境不但没有让人忘记徽州之名，相反在乡愁模因的驱动下，漂泊在外的徽州后代更是燃起了寻根之旅。然而，难以避免的现实在于，即使克服困难按族谱找到的地方也已经物是名非，本来以为可以回去的家乡却成为了再也回不去的故乡。地名不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名称而已，与当地亘古存在的对应关系早已让它成为我们回家的路<sup>[4]</sup>。家乡变故乡，不仅让人唏嘘年深岁改后，故乡抑或成他乡？

从近 900 年的徽州历史来看，绝大部分历史时期以上徽州文化的四大模因能够完全重合，且徽州的文化传播力度最为强大，并会带来级别更高的社会经济变革；相反，名实不符的历史时期则无法形成徽州文化的原创整合动力。由此可见，一府六县的区划设置为资源和文化的最佳组合，也是模因动态传播的最佳模式。在经济发展之后，当地人对故土及原地名的依恋形成的乡愁模因期待和召唤着古徽州文化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并同时形成民间对恢复徽州名实对应的渴望。

## 6. 名实回归，应对之道

民间徽州之名的回归呼声从未停歇，但如何才能做到既不阻碍目前黄山带来的品牌效应，又可避免名实嬗变对厚重徽州带来的不利影响；基于公共管理政策的观点，给予最大程度的历史尊重和对现实的关照则应当是最基本的出发点。

目前而言，泛徽州地区拥有两张响当当且名闻遐迩的区域名片：徽州和黄山。前者古老而弥坚，后者崭新而隽永。徽州绵延近九百年的历史早已将文化模因深深烙印，黄山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可谓盛名传播于世。二者相辅相成，交相辉映；风骨独具，各美其美。

黄山现有 16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310 个中国传统村落，形成了事实上的“徽州文化核心区”地位认知。大黄山旅游圈的规划进一步跨越了行政区划界限，涵盖黄山、池州、宣城、安庆 4 市，面积达 4.4 万平方公里，集聚 227 个 A 级景区，基本与古徽州地域相仿，为整合徽州文化资源提供了更大平台。2025 年，安徽省将绩溪的多个项目列入大黄山建设省级重点项目清单，近两年安排 4000 万元支持绩溪县的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基建。2025 年 7 月，绩溪至黄山谭家桥旅游快速通道正式通车，将两地车程缩短至 1 小时，可让游客上午在绩溪参观完胡氏宗祠后下午登黄山赏景，区域一体化的趋势成效明显。



民间仍有意见将黄山单独列为特殊行政区划，形成县级黄山市，除此以外在其它现黄山市的范围基础上重新成立徽州市，同时直接划回同省宣城的绩溪县，让并入江西的婺源县回归重现一府六县的徽州区划。此方案理论上可谓两全其美，照顾周全，既可以原地恢复徽州之名，也可以继续保持黄山带来的资源优势，在保留历史延续的同时，也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然而，不同历史阶段中行政上的数次分合对徽州名实的回归造成的较大阻力不容忽视，再次更名的影响和成本仍不容小觑。

模因的存在和自我复制，让徽州之名不断地显现和重提，其名实割裂的现实问题又重新凸显。徽州之名是否得以回归成为考量地方经济发展及区域一体化问题研究的晴雨表和试金石，同时也让徽州之名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想象空间和无限潜力。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要实现核心竞争力的持续发力，还必须充分发挥该地区的传统优势进行统筹规划并因势利导，徽州文化研究更应当着眼于区域历史与现实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关系来探讨区域的名实问题。名实相符时期的徽州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得徽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其文化基因不仅深植于泛徽州地区，还传播到了广阔的外部空间。作为徽文化模因的辐射中心，徽州之名可以在当下流行的文旅宣传中借鉴“大香格里拉”的概念，至少在弘扬徽州文化的前提下搁置区划分别的桎梏，更多地转化和回归到创建徽州新时代繁荣富强的历史任务之中。毕竟徽州被铭记至今，是因为古徽州地区创造了不可磨灭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因而，相关地区应当名正言顺地承担起原徽州地区在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责任和更好地迎接新的历史机遇，做大做强“徽州品牌”，再创“辉煌徽州”。

## 参考文献

- [1] 黄琳达，《黄山市地名恢复徽州旧称的文化遗产与经济成本》，《传播与版权》2019年第1期
- [2]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40周年增订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 [3] 赵吉士，《徽州府志》，合肥：黄山书社，2010
- [4] 李辉，《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人民日报》2016年4月13日